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九

後秦錄七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溫和明識寬裕而無經世之略又愞弱多病興欲以為嗣狐疑不決久之立為太子興每征伐遊巡常留總後事博覽經傳尤善談論雅好詩詠尚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

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不重乃親詣省疾拜於床下自是公卿見師傅莫不下拜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寛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激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怨贊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乃止初興如平凉馮翊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叛

泓遣鎮軍將軍彭白狼率東宫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算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吾式遏寇逆吾綏理失和以長寇姦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左僕射韋華聞之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泓弟廣平公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於顔色東平公紹每為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為嫌

紹亦感之歸心於泓守其忠烈

永和元年春正月興卒泓秘不發喪捕南陽公愔及建康公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命齊公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初猶豫久乃殺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欲謀作亂泓既發喪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永和廬於諮議堂既葬即吉乃親庶政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下令文武各盡直言凡政有不便於時事有益於宗廟者其各極言勿有所隱初興徙

李閏羌三千餘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還泑遣撫軍將軍讚討之容懼請降徙其酋豪數百戶於長安餘悉遣歸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東平公紹討擒之時長樂公宣鎭李閏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衞長安衆既發宣叅軍韋宗姦諂好亂聞毛雍叛說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勃勃強盛侵害必深國家之難未可量也殿下居維城之任不可不爲深慮邢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虛

心撫集非但克固維城亦伯王之資也宣從之率戶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宣既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東羌公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反贊成宣計紹數其罪幷殺之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者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宮臣十六人五等子男撫軍將軍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勸懲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遺家不造與宮臣

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讃默然東平公紹

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

可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夏四月西秦乞伏熾磐遣别

將曇達等来攻上邽上邽刺史姚艾不能守遁走五月

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汎入於平陽攻立義將軍

成都於匈奴堡推匈奴曹宏為大單于所在寇掠殘賊

無遺征東將軍懿自蒲坂討之戰於平陽大破之執宏

送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於雍州仇池公楊盛攻陷祁

山執建節將軍王總進逼秦州後將軍平救之盛引退平與上邽守將嵩追盛及於竹嶺撫軍將軍讃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讃至清水嵩為盛所敗嵩與秦都王煥皆戰死讃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所殷殷有聲者八處巖嶺崩墜人舍傾壞咸以為不祥及嵩將出羣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識者以為秦州淼之故

鄉令失秦州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率騎四萬襲上邽二旬克之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一作平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為之屈勃勃怒殺之又殺將軍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既克陰密遂進兵侵雍嶺北雜户悉奔五將山征北將軍恢棄安定率户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衆拒恢恢單騎奔歸長安立節將軍彌姐成建武將軍裴岐為儼所殺勃勃使鎮東將軍羊苟兒等率鮮卑五千餘人

鎮安定鎮西將軍諶委鎮東走勃勃據雍抄掠郿城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鎮軍將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之征北將軍恢以精騎一萬爲之後繼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數千人復以安定來降紹進兵躡勃勃戰於馬鞍阪敗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楊盛復遣兄子倦入寇長蛇平陽氐苟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鎮遠將軍姚萬恢武將軍姚難等討之爲渴所敗鎮西將軍諶等討渴

擒之泓使輔國將軍斂曼嵬前將軍姚光兒討楊倦於陳倉倦奔散關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池陽車騎將軍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將軍蛇玄擊郃之秋九月晉太尉劉裕總督大將軍來伐師次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淝攻漆邱項城新野太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攻倉垣以冀州刺史王

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入河汳別將王苟生以滎邱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遂入潁口諸屯守將皆望風款附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拔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言曰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行師以非禮待國士乎道濟怒殺之進克許昌獲潁州太守姚坦及大將軍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衆千餘降裕板爲叅軍加揚武將軍領兵從戎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兗州刺史

韋華以郡降神虎伐其功擅還襄邑林子執數其罪殺之東平公紹聞晉師之至還長安言於泓曰晉兵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户内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横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猶不亡國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夏寇安定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决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為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城今關中

兵馬足以拒晉無爲預自削弱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横
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勲於陛下自陛下龍
飛紹統未有殊賞以荅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内則不
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欲南遷者十室而九
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憂乎
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懐不逞之心徵之適
所以速禍耳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兖州
刺史尉建畏懦帥衆棄城北渡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

本欲以布帛七萬疋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遁去太宗諱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為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太宗使建以問裕裕遜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久

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為晉患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為不利也冬十月晉師進至城皋征南將軍陳留公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赴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將軍幷州牧懿南屯陜津為之聲援寧朔將軍趙玄為洸部將說洸固守金墉可以坐制其弊洸司馬姚禹與道濟潛通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咸共毀

之洸遂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以拒晉師會陽城及城皋滎陽虎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奔還玄為晉司馬滎陽毛德祖所殺姚禹踰城奔道濟甲子進逼洛陽丙寅洸遂出降道濟獲四千餘人議者欲盡坑之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時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聞洛陽已陷留屯不進十二月征東將軍并州牧懿儉薄惑於信受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

亂樂禍說懿襲長安誅東平公紹廢泓而代之懿以為然乃帥衆至陜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納和戎諸羌樹己私惠懿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曰殿下以母弟之親居方面之重安危休戚與國同之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凉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是諸侯勤王之日且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若朝廷問殿下者何辭以報懿怒鞭殺之泓聞之

名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遷移造此謀者必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釁已成違拒詔勑便當明其罪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虵玄屯陝津武衛將軍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乃卑辭招誘

深自結託送佩刀爲誓成都不從送以呈弘懿遣驍騎將軍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擊擒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推轂之寄今社稷危如綴旒宜恭恪憂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姦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其肯佐明公乎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爲勉畫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衆以懲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公會於河上耳相見在近明公其三思之於是宣告

諸城諭以順逆曉以禍福秣馬勵兵徵發義租河東之兵無詣懿者懿深患之亦發諸城兵惟臨晉數千户叛以應懿成都引兵濟自蒲津擊臨晉叛户大破之懿等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起兵圍懿紿入蒲坂執懿因之誅孫暢等是年泓尚書東武侯敞敞弟鎮遠將軍僧光右將軍定世自洛陽奔降於魏

永和二年春正月朔旦泓朝羣臣於前殿以內外離叛晉師漸逼愴然流涕羣臣皆泣時征北將軍齊公恢帥

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屋舍以車為方陣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楊威將軍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將軍彭完都聞恢將至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可亟引輕兵經襲必克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鎮西將軍諶為恢所敗恢勢彌盛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車騎將軍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灃西扶風太守姚儁安夷護軍姚墨蠡建

威將軍姚娥都揚威將軍彭蚝皆懼降恢東平公紹聞恢之叛率輕騎先來赴難使鎮軍將軍姚洽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牢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於靈臺撫軍將軍讚聞恢漸逼留寧朔將軍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亦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至禍起蕭墻變自同氣既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搆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由臣

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泣於是班賜將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咸有懼心部將齊黃等棄恢詣大軍降恢進軍逼絡譛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公禮二月晉龍驤將軍王鎮惡至宜陽紀事本末云進軍澠池遣其司馬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雅獲之既而殺晉守者奔固潼關冠軍將軍檀道濟及建武將軍沈林子自陜北渡

河拔襄邑堡泓建威將軍河北太守薛帛先據解縣林子至馳往襲之帛棄軍奔河東宋書作關中林子收其兵糧又攻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於蒲坂不克使將軍苟卓攻匈奴堡為泓寧東將軍成都所敗泓遣武衛將軍姚驢救蒲坂輔國將軍胡翼度據潼關辛酉滎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泓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咨決紹固辭弗許又改封讃為東平

公其餘將士封賞有差遣紹率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拒守潼關又遣武衛將軍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為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謂道濟曰蒲坂城堅池濬非旦夕可拔攻之則傷衆守之則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阻形勢之地且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自服也道濟從之三月棄蒲坂南向潼關東平公讚率禁兵七千自渭北

而東進據蒲津庚辰劉裕使扶風太守沈田子及司馬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城鎮多委奔長安田子等進次青泥魯公紹方陣而前以拒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克遂以大衆逼之道濟帥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據險固守遣武衛將軍姚鸞屯兵大路以絶道濟糧道時裕别將姚珍入自子午實覇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鎮遠將軍姚萬拒覇鎮北將軍姚彊拒珍姚鸞遣寧朔將軍弘

農太守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於潼關南爲琰所敗
執送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
得脱至今本在望外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
一也明公將以大義行師豈可使秦無守節之臣乎裕
嘉其志尚赦之泓遣給事黄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以
備沈田子魯公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送死兵力不
多嬰壘自固正欲曠日持久以待後援吾欲分軍徑據
閿鄉絶其糧道不出一月道濟之首可懸麾下濟等既

没裕計自阻諸將咸以為然輔國將軍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何可以戰紹乃止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於魏太宗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軍諮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愞劣國多內難裕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

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也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河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

西而實北也於是遣司徒南平公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於河東振威將軍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於河北為泓聲援先是劉裕與王鎮惡等期若克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至是鎮惡等乘利輕趨潼關為紹所拒久之乏食衆心疑懼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勤王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係於前鋒柰何阻乘勝之氣棄

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亦不可得下官受命前驅誓在盡命今日之事當為將軍辨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面以見相公旗鼓耶鎮惡等馳使告裕且乞糧援時裕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裕呼所遣人開舫北户指河上魏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糧鎮惡乃親至弘農督人租稅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魏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

於南岸牽百丈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所殺略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旿帥伏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卻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伏士事畢使竪一白毦魏軍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觧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二千人白毦既舉超石率衆馳往赴之並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萬騎來助四面

肉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石別齎大鎚及矟千餘張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一時奔潰死者相積臨陣斬阿薄干魏軍退遁平城超石帥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餘太宗乃恨不用崔浩之言泌建威將軍河北太守薛帛據河曲以叛絡分道置諸軍為犄角之勢遣輔國將軍胡翼度據東原武衛將軍姚鸞營於大路與晉軍相接丙子夜沈林子簡其軍中精銳朱遠等卿

枚夜襲鸞營鸞衆大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撫軍將軍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遣恢武將軍姚難運蒲坂穀以給軍士至香城林子擊敗之讚單馬奔還定城泓遣鎮西將軍諶屯嶢柳黃門侍郎和都討薛帛於河東聞晉師之要難也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別將於河曲遂屯蒲坂大將軍魯公紹遣左長史鎮軍將軍姚洽宋書作姚伯子及寧朔將軍安鸞宋書作鑾護軍姚墨蠡宋書作默騾河東太守唐小方等帥騎三千屯河北之九

原阻河為固欲絶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於河上擊破之斬洽及墨蠡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啟劉裕曰紹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内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膏血釁斧耳紹聞洽死忿恚發病託撫軍將軍東平公讚以後事使恢武將軍姚難屯關西嘔血而死讚既代紹守斂衆力益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

之時泓各置關以守嶮一作峽劉裕遣檀道濟王鎮惡或據山為營或平地結壘大小七十營濱帶河嶮泓亦保據山原陵阜之上各設營壘今舊迹尚存 秋七月己亥劉裕次於陝城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戍將皆委城逌走田子等進屯青泥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和都屯嶢柳以拒之裕至閿鄉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於青泥將攻嶢柳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來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遣車騎將軍

裕率步騎八千奄至青泥躬率大衆繼發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出擊之傅弘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援當作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吾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立先薄擊之可以有功遂率所領先進弘之後繼泓兵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生死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泓兵大敗斬首萬餘級得其乘

輿服御泓奔還灞上初劉裕以沈田子等衆少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已破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裕至潼關以寧朔將軍朱超石爲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坂東平公讃拒裕於關西姚難屯於香城裕遣王鎮惡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將軍平原公璞及黄門侍郎姚和都擊猗之等於蒲坂猗之敗死超石棄衆奔還潼關讃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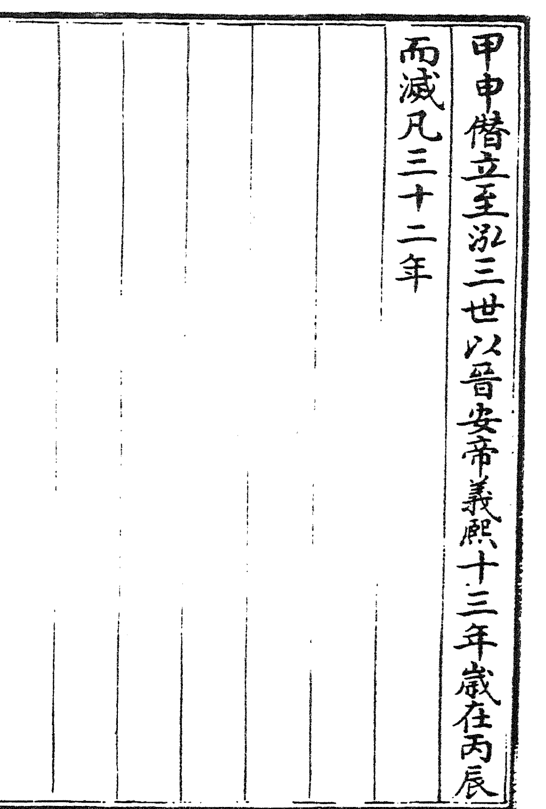
向河内潜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既為鎮惡所逼自香城引兵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汎溢讃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難軍泓自灞上引兵還次石橋以為之援讃退屯鄭城鎮北将軍姚彊率部人數千與難合陣於涇上以拒鎮惡鎮惡遣毛德祖進擊破彊彊力戰死之難遁還長安裕遂進據鄭城泓使裕及尚書龐統屯兵宮中征南将軍陳留公洸屯兵灃西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户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平公

讃屯灞東泓軍逍遥園王鎮惡率水軍自河入渭泝流而上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内北土素無舟檝泓軍見艦進而外無有行船人莫不驚以為神壬戌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杖登岸後登者斬衆既登岸渭水流急艦皆隨流逐去倏忽不知所在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本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去家萬里而遥舟檝衣糧並已隨流今進而戰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卿等勉之

乃身先士卒衆遂騰躍爭進大破丕軍於渭橋泓引兵赴之逼水地狹爲丕敗兵所蹂踐不戰而潰鎭西將軍諶及前軍將軍烈左衛將軍寶安散騎常侍王帛建武將軍進揚威將軍蚝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鎭惡入自平朔門泓與裕等數百騎出奔石橋東平公讚聞泓敗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讚夜帥諸軍將會泓於石橋晉師已固圍之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

泓計無所出謀欲詣軍門降泓子佛念年十二謂泓曰
陛下今雖降晉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
憮然不答佛念遂登宮墻自投而死八月癸亥泓將妻
子羣臣詣壘門請降鎮惡乃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
户皆以國恩慰撫之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裕至長
安鎮惡迎於灞上裕勞之曰成吾伯業者眞卿也鎮惡
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也鎮惡何功之有焉
裕笑曰卿欲學馮異耶鎮惡性貪泓府庫盈積鎮惡盜

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又盜藏泓偽輦裕使人覘之鎮惡别取其金銀童輦於垣側裕收彝器渾儀土圭紀里鼓指南車及秦始皇玉璽送之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泓鎮東將軍平原公璞與并州刺史尹昭以蒲坂降撫軍將軍東平公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詣軍門降裕盡殺之餘宗遷於江南送泓建康市而戮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泓既被戮建康百里之内草木皆燋死自姚萇以晉孝武太元九年歲在



甲申僭立至泓三世以晉安帝義熙十三年歲在丙辰而滅凡三十二年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九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

後秦錄八

姚嵩

姚嵩興之弟也仕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歷至司空封安成侯留心經典専精釋道興因賜以皇后所遺珠佛像嵩上表謝曰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禮覲之日永慕罔極伏惟感往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

事每注心延望遲冀暫一禮敬不悟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此像既工實並重且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來所見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奉踴躍實在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興又與嵩書曰吾曾以己所懐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評詳厥衷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義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爾喪戎相繼無復意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

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來日並可以當言笑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洛什公公尋有答今并送往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懷不知如何矣嵩上述佛義表曰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詞致清勝聞詰踊於二篇妙盡侔乎中觀詠之翫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厭真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刼之宗範也但臣頑闇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真復詠歌弗暇不悟弘慈善誘乃欲

令叅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叙所懐豈曰存難直欲咨所未悟耳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𢌞聖心無復抑正衆說宗塗疊疊超絶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爲什公研覈該備實非愚臣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懐抱以爲心要耳上通不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爲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

無所倚薄則當於理矣故聖人玄詣誠無不盡然至乎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為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即之於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即真兩冥有不即真兩冥恐是心忘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牒成言以攄愚見故經云施者授者財物不可得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既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即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真忘彼我遺所寄而已詔云大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

為復何所為耶至理淵談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為為當以何為體若以妙為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無有為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修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真諦又論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罪

福若無罪福凡聖無判二葡無判道何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惟願仁慈重加誨諭詔云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麤以麤應細以細應理固然也所以放大光明見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麤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鹿馬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

此神變明矣每事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斯理之玄固非膚近所紛然不已之情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同精麤亦異應彼雖殊聖心恒一恒一故圓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馬而未始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大小之間恐是互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爲德藏放大光明令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網明所問如來

三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處暗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平等敢緣慈顧輙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道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興答書曰卿所問難引喻兼富理極致深實非庸淺所能具答今當為卿各以相酬耳卿引般若

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即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詳品而得見其怪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斯言之定不為羣小也卿若以衆生為疑者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詰釋迦皆與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為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

耳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為鹿在馬為馬而度脱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淼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

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為為當同諸法之自空為妙空
無以成極耶又引中論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
為所寄耶吾意以謂為道止無為未詳所以宗也何者
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
即不復生死既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
槃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為
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為不可為
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

中論即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
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
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
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
常以為殊大逕廷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嵩
復上表答曰臣嵩言奉賜還詔誨諭周備伏尋之日欣
躍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
之奥冥宗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啟文外之旨可謂朗

然幽燭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詞之所賛雖欲心口仰詠亦復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增愧赧比仰味微言研求彌至其為蒙悟豈惟過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每望雲遐慨實在罔極不勝延係謹以申聞興復答書曰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以多事啓塞觸事面墻不知道理安在為復以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耳而來諭過美益以不安嵩時出鎮

上邽以沁永和元年與氐王楊盛相持為盛所殺

姚緒

姚緒弋仲子與萇同母弟故萇甚友愛之初為征虜將軍萇之至長安也署緒為司隸校尉鎮長安興嗣立徙鎮安定封晉王率衆攻新平河東太守柳恭安定太守秦茂等勢屈詣降因徙新平安定六千新户以實蒲坂緒遂為并冀二州牧以鎮撫之興既降號緒與碩德固讓王位降稱晉公弘始四年興發兵伐魏使緒統河東

見兵為前鋒節度興兵敗魏乘勝進攻蒲坂緒嬰城固守攻之不克乃引而去及興如河東緒出城迎之興見緒待以家人之禮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事緒盡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先以奉緒而自服其次者國家大政必諮而後行累遷至丞相卒謚曰敬王配饗於萇廟

姚碩德

姚碩德弋仲子萇同母弟也萇起兵至安定碩德所統部羌屯於隴上自稱征西將軍率衆應萇與萇攻陷秦州刺史王統拜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萇死興秘不發喪徙碩德鎮陰密其將佐咸勸碩德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不從遂往見興興優禮遣之進爵為隴西王討平凉將胡金豹於洛城進攻上邽姜乳乳率衆來降尋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移鎮上邽後以興之降號固辭王爵

遂以鎮西大將軍隴西公討乞伏乾歸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又帥步騎六千討呂隆於姑臧攻圍累月城不即拔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為持久計隆懼出降軍令嚴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遂引兵還乃自上邽入朝興為之大赦及歸送之至雍而還甚見優禮歷位至太宰卒謚曰恭王配饗於萇廟

姚紹

姚紹萇庶母弟興叔父也為撫軍將軍封東平公興克

洛陽署爲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權鎮洛陽興之伐魏紹以洛陽之衆會集平望敗績而歸及興寢疾紹典禁兵宿衛廣平公弼潜謀爲亂稱疾不朝興聞之怒甚密謀收弼紹爲弼羽翼馳遣告之興力疾賜弼死既而泓嗣僞位推心宗事弗以爲嫌復令總司戎政紹亦感而歸誠守忠不二所在立功歷位侍中司隷宗正尋進太宰大將軍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侍中司隷宗正節錄並如故改封魯公先是紹嘗召胡僧問以國

之休咎僧乃求麪為大胡餅形徑一丈僧坐在上先食正西次食正北又次食正南其所餘者卷而吞之訖便起去了無所言末年晉太尉劉裕來伐絡遣左長史姚洽屯軍河北欲以絕其糧道反為所敗洽等死之絡聞洽死忿恚發病嘔血而卒絡未亡時率衆攻函谷關廚人為絡炊飯氣蒸汗流輙便成血腥甚積日如此絡心惡之令勿復炊因乞食於諸軍後八十日而絡病死是年晉師北討掃定穎洛明年席卷豐鎬泓遂為劉裕所

擒斬於建康市

姚顯

姚顯字子章興之弟也清秀明發才兼文武爲縣令十餘年政無疵纇機務之暇賓客如雲謙虚傳受待士以布衣之禮或昏夜靜坐與賢士談論時政孜孜不倦初封常山公仕至尚書令轉司隸校尉衛軍大將軍累遷至太尉卒謚文成公

姚沖

姚沖萇之少子興弟也勇力善騎射興署爲平北將軍使與征虜狄伯支等率騎攻赫連勃勃軍次嶺北沖欲回襲長安伯支不從鴆殺之興自平涼如朝那聞沖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絶人猶欲隱忍容之後軍將軍斂成泣謂興曰沖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常寢不安席今復賊殺寮佐反形已露願早爲之所興曰沖何能爲也但輕害名將吾欲聲其罪於四海耳乃下書賜沖死遂以庶人之禮葬之

姚詳

姚詳萇兄襄之孫也仕萇為安遠將軍始平太守屯兵隴城興既嗣立秦苻登自六陌趨廢橋詳據馬嵬堡拒之興慮登衆之盛遣長史尹緯率步卒赴詳詳用緯計大破登於廢橋進屯金城會鮮卑薛勃叛於嶺北與雜胡共攻圍詳遂奔長安未幾徙鎮杏城復為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南奔興遣衛大將軍姚顯救之軍敗詳為勃勃東平將軍鹿奕干所執因而遇害

姚邕

姚邕字子和小字黃兒興之弟也封濟南公弘始中興拜劉勃勃車騎将軍奉車都尉常叅軍事甚見寵遇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育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蓺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奈何逆拒之遂署勃勃為安遠将軍使助没奕干鎮高平邕固諫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為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猾不仁輕為去就

寵之踰分恐終為邊害興不聽竟以勃勃為使持節安北將軍配以雜虜二萬鎮朔方未幾侵掠嶺北興乃歎曰吾不用黄兒之言以至於此邕識鑒明慧尤善音樂皆能度其盈虛增改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調

姚和都

姚和都興時仕為太子右衛將軍左兵尚書及泓嗣立轉給事黄門侍郎撰秦記十卷記姚萇時事

姚黄眉

姚黄眉興之子也其姊即魏太宗昭哀皇后泓滅黄眉歸仕於魏太宗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賜邑二百户世祖即位遷内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獻黄眉寛和温厚希言得失故世祖特加禮異

姚晃

姚晃興之叔父也仕至尚書令左僕射萇没受遺輔政興立西宫命晃與元子監國政入居西宫

太后虵氏

虵氏略陽氏虵玄之從姑也萇白雀三年立為皇后萇死興嗣偽位尊為皇太后皇初四年虵氏寢疾未幾而薨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孝道（一作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左僕射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為準嵩矯常越禮惑於軌度請付有司以

專擅論旣葬卽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尹僕射棄先王之令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如嵩議

興后張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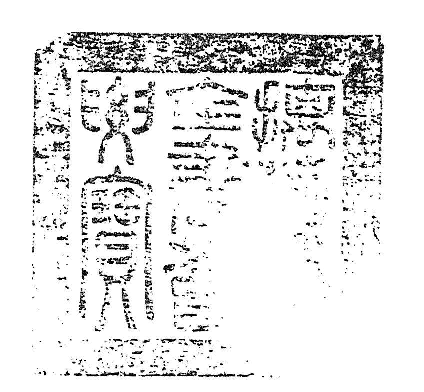
張氏美容儀有淑德初進爲昭儀興甚寵之弘始五年立爲皇后未幾卒

興后齊氏

齊氏本略陽氏左僕射齊難之妹也初爲昭儀弘始十

五年立為皇后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舉人臣董凝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一至六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一

後秦錄九

吉成詵

吉成詵南安人也建初元年萇攻拔秦州刺史王統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户詵因進曰臣州人殷地險儁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於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

表善以副鄯州之望萇善之擢為尚書即萇與苻登累年相持左僕射尹緯尚書令姚晃謂詵曰苻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梟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氐賊不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奸雄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為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

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克定大業耳昔漢魏之興皆十有餘年乃能同一海內五六年間未為久也主上神略內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俟天時如其鴻業不建者請腰斬詵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萇大悅賜詵爵關內侯遷給事黃門侍郎詵風韻秀發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為己任京兆韋高放浪不羈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歎曰

吾當私刄斬之以崇風教遂拔劒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尹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族人尹赤為襄司馬緯少有大志不營産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氣岸魁梧議論與慨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勲之際嘗輟書而嘆苻堅時以尹赤降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晩乃為吏部郎晉書作令史風志豪邁郎省憚之堅末年妖星見於東井緯知堅將滅

心竊自喜踴躍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耳既而為萇別騎校尉萇如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諸豪共推萇為盟主遷為右司馬及苻堅敗萇遣緯說堅求禪代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郎堅歎曰卿宰相之才王景略之儔也而朕不知亡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為人馮翊段鏗性

傾巧甚愛其博識引為侍中緯以為不可甚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甚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為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甚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貫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甚曰卿實不及胡為不知緯曰陛下何如漢祖甚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鏗之徒故耳甚默然出鏗為北地太守甚死緯與興滅苻登

成興之事業皆緯之力也歷位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封清河侯友人隴西牛壽帥漢中流民歸興因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疏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汚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袁吾識韓信於覊旅以斯為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與壽言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

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開晉書作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滅苻登蕩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及死與甚卑之贈司徒配饗於萇廟謚曰忠成侯

趙遷

趙遷天水人苻堅時仕洛州刺史南巴校尉慕容沖襲長安遷遂奔萇仕為尚書左僕射萇與羣臣宴酒酣言於遷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為羣臣得無恥乎

遷曰天不耻以陛下爲子臣等何耻爲臣甚大笑未幾卒於長安及泓爲劉裕所滅乃徙其子孫於建康

薛辯

薛辯字允白其先自蜀徙於河東之汾陰因以家焉遂爲汾陰人祖陶（一作濤）與薛祖薛洛等分統部落故號世薛父彊復代領部衆而祖洛子孫日以微劣彊遂總攝三營善於撫綏夷民歸之者甚衆歷石虎苻堅世常憑河以自固興既僭立遂歸仕興爲鎮東將軍入爲尚書

辨幼而雋爽倜儻多大略關中豪傑多歸慕之疆卒辨襲統其營任爲尚書郎建威將軍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後稍憍傲頗失民心劉裕平泓遂舉營降

胡辨

胡辨涼州西河人爲世大儒苻堅建元末東徙洛陽隨講受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往從之興勑關尉曰諸生咨訪道義修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遂盛辨少好學博綜經史風韻高爽氣幹

不羣嘗夜讀書以燭繼晝為世大儒

索盧曜

索盧曜燉煌人仕萇為騎都尉萇與苻登累年相持曜乃自請刺登萇曰卿以身殉難將為誰乎曜曰事成甚幸不成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托明公萇遣之事發為登所殺萇厚加禮贈以暹為驍騎都尉

王奚

王奚不知何許人驍勇有膂力善騎射仕興為護羌校

尉赫連勃勃入寇貳城奚聚衆三千屯於勅奇堡勃勃因進攻之短兵接戰奚爲勃勃所傷退而自固勃勃復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勃謂之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爲恵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

狄伯奇

狄伯奇天水人伯支之弟也仕爲秘書郎中奇少游獵曾得一豹見其文彩炳煥遂自感歎始學執書獨擅其

技時人莫及

梁國兒

梁國兒西胡人也膂力善騎射仕長為鎮北將軍守忠不二身先士卒隨長征伐前後屢有大功封平輿侯興嗣立進位侍中性尤曠達不拘小節乃於平凉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為意年八十餘而卒

王滿聰

王潚聰仕興為城門校尉興好遊畋常從朝門遊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旣至聰被甲持杖閉門拒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廻從朝門而入明日召聰謂之曰卿社稷之臣也朕首嘉焉其進位二等

司馬休之

司馬休之字季預少仕晉淸塗以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鎭歷陽桓𤣥率衆來攻休之力戰不克乃携子姪

奔慕容超後還晉歷後將軍會稽内史都督荊雍梁秦寧益六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劉裕攻荊州休之時屯江陵以兵拒裕戰於江津敗績遂與雍州刺史魯宗之奔於秦興尋署休之爲荊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遂署爲鎮軍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據符讖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既得擢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也不如

以高爵厚禮留之京師不宜放之興曰昔文王卒免羑里高祖不斃鴻門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司馬氏脫如符讖之言留之適足爲患遂遣之裕既平洛休之奔魏未至道卒

韓延之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少以義烈著聞仕晉建威將軍荆州從事歷平西府録事叅軍自以世仕晉臣不臣劉氏以裕父名翹字顯宗遂自字

顯宗名兕爲翹後裕攻襄陽延之與司馬休之俱奔於秦興署爲安遠將軍雍州刺史及裕入關遂奔降魏裕招延之延之復書甚烈見晉書

索稜

索稜字孟則燉煌人也好學博文甚𧰼重之妻以機密文章詔檄皆稜之文也後爲平原太守以德化民畏而愛之歌曰懿矣明守庶績允釐剖符作宰實獲我思興時爲太常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傒檀蒙遜阻兵

河右欲求重將鎮撫二方而難其人遂以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西秦政績既美乾歸感而歸之未幾稜以隴西之衆降於熾磐

苟和

苟和略陽人征北將軍齊公恢之舅也泓時仕爲立節將軍恢阻兵謀叛諸將多有應之者惟和守忠不二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耶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得奔馳而加親如

其罪極逆消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耻泓善其忠加金章紫綬

趙玄

趙玄天水人也仕泓為寧朔將軍立志忠誠善撫士卒陳留公洸鎮洛陽玄時為部將晉遣檀道濟來伐師至城皐玄因說洸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戰若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晉終不

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是我不戰而坐收其敝也洸司馬姚禹及主簿閻恢楊虔等與道濟潛通嫉玄守正咸共毁之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為朝廷所責乎洸以為然遣玄帥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止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孽所誤後必悔之恐無及耳未幾道濟等長驅而進玄與龍驤司馬毛德祖戰於柏谷衆寡不敵為德祖所敗被十餘創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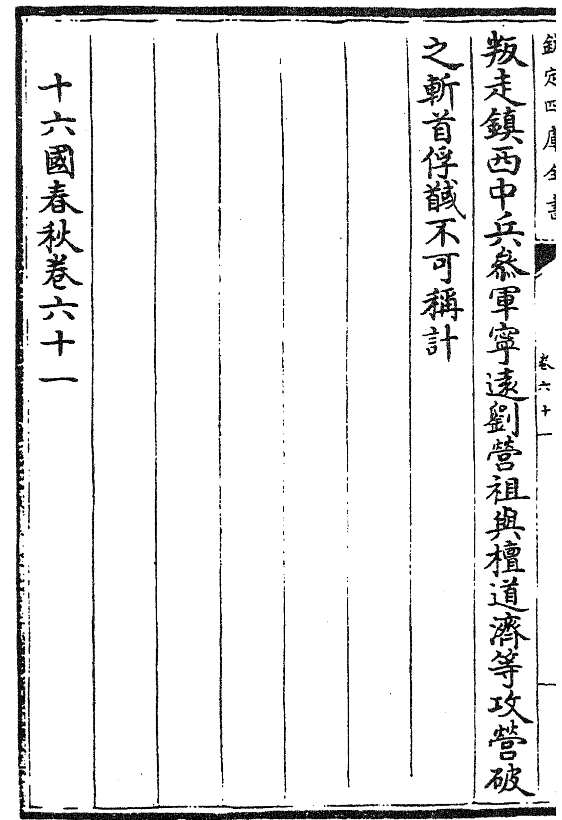
地大呼玄司馬燾鑒冐刄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鑒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

孫讃

孫讃咸陽石安人仕泖為安定護軍赫連勃勃來侵人懷危懼亡奔相屬讃獨率衆拒守城陷為勃勃所殺

徐衆

徐衆本羌氏泖之女婿也長安既破衆率其餘黨連營



叛走鎮西中兵叅軍寧遠劉營祖與檀道濟等攻營破之斬首俘馘不可稱計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一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二

後秦錄十

鳩摩羅什 一名句摩羅耆婆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家世勲烈祖父達多倜儻不羣父鳩摩羅炎聦慧有美節龜兹王迎爲國師王妹才悟明敏過目必解見羅炎心欲之因以妻焉什在胎時其母慧解倍常年七歲與母俱出家日誦三萬二千言義亦

自通聲滿葱左譽流河外什母謂什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應大闡其丹傳之東土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洗悟矇俗雖復身當爐鑊苦而無恨秦苻堅時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西伐龜茲堅謂光曰夫帝王應運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且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克龜茲即馳驛送來光

既克龜茲還至涼州堅為姚萇所害乃縞素三軍大臨城南僭號稱元及呂隆時姚萇僭號關中亦聞什名遣使來迎隆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氏謀不許東入萇卒子興襲偽位復遣使來迎隆乃上表送什入關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使入西明閣及逍遥園譯出衆經復使沙門僧䂮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什旨使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敏隨什傳寫每與叡言西方辭體商

略異同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胡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毘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悽然而止獨與興著實相論二卷并著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旨婉約莫非玄奧興奉之若神嘗誦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沙門數千

肅容觀聽興諮什通三世論曰嘗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比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判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懐聊復孟浪言之誠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胷襟之中欲有少許了不能默已輙疏條相呈匠者可為折衷余以為三世一統循環為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毘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真足雖往厥跡猶存當來如火之在木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火耶火緣

合而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什答書曰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說色陰三世和合聰明為色五陰皆爾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咎又云六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為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報也又十方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三塗報又云學

人若在有漏心中則不應名為聖人以此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穀子地水時節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生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性時所宜耳以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又云今不與昔對不得言有雅論之通甚有佳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

来現在如未来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什為人神情鑑徹慠岸出羣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汎愛為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倦一日忽下高座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謂之曰大師聰明起悟海内無雙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宫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自爾已後不住僧房別立廨舍供給豐盈諸僧有效之者什聚針盈鉢謂曰若能相效食此者

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止什每至講說嘗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居秦九年而疾與衆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弘始十一年秋八月二十日卒與於逍遥園依外國法以火焚

尸薪滅形碎唯舌不爛

道恒道標

道恒藍田人學兼內外才思清敏聞羅什入關往從之

遊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與恒齊名興雅聞二人神氣

俊朗有經國之術勅尚書令顯宣旨敦勉罷道輔政乃

下書恒標曰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皦然之操實在

可嘉但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遯於山林搜陸

沉於屠肆況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

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宏之深趣耶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今勑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柔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讚時益世豈不大哉茍心存道味寧係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為辭也恒標抗表陳情曰奉去月二十八日詔勑尚書令奪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惶慭無地自厝恒等誠才質闇短染法未久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諭誨勵言理備至

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下誓畢身命無少習佛
法不閑世事徒法非常之舉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拔能
之名而無益時之用未見秋毫之補將有山岳之虧竊
爲陛下不取也昔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全管寧
之操陛下天縱之聖議論每欲遠輩堯舜今乃冠巾兩
道人反在光武魏文之下顧折至尊之高懷遂匹夫之
徽志在宥群方靡不自盡況陛下 以道御物兼宏三寶
使四方義學之士萃於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邇大法

之隆於茲為盛方將闡揚洪化助明振暉嗣祗洹之遺響扇靈鷲之餘風建千載之軌模為後生之津塗而恒等豈可獨屈於明時不得伸其志願伏願鑒其元元之情特垂曠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微心則銜恩九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慄謹奏以聞興復詔恒標曰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時所需也不復相推本心以及於此煩慇懃廣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體之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恒標復答書曰

恒等近自陳寫冀悟聖鑒重奉明詔不蒙矜恕伏讀悲惶若無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性恒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誓以微命與法服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忘其陋勸弘菩薩兼濟之道然志力有限實所不堪非徒餘年苟自求免直愚衷所存私懷必守伏願鑒恕往之誠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明旨聽遂微心屢延明詔隨用悚息不勝悃款之至謹重奏以聞輿復詔恒標曰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以從時命無復

煩於鄭重也恒標復答書曰恒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
精誠微薄不能感悟聖心累蒙遣詔未蒙慈恕俯仰憂
怖無復心情陛下道懐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之恩
得遂一分之志愚守之誠畢命無辛分受違詔之愆耳
引無限之罪屢汚聖聽追用悚息不任罔極之情謹奏
以聞興不得已乃書與羅什曰別已數旬旋有思想漸
暖比日何如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憒然耳頃萬事
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道恒等令釋羅漢之服尋大士

之蹤想當盤桓耳然道無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茍廢其尋道之心亦何必須爾也致意遷上人別來何似不審䂮統復何如多事不能一一為書恒等亦可令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之行也興復命僧䂮等勉諭之必欲遂其心䂮等奏章叙其事略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恒標業已毀除鬒髮著不正之衣今使處縉紳之朝非其志也且大秦龍興異才輩出如恒標等未為卓異何足拘以文網也興又下書與僧䂮等曰省疏所引一二具

之朕以為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
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平慠岸於蜀肆周黨辭
禄於漢朝杜微稱聾於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
足以闗默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
毒朕以寡德獨當其弊思得群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
潛心法門亦毘世宣敎縱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為治而
遠美辭世之許由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横流人盡為
魚法師等雖毘世宣敎亦安施乎而道恒等伏膺法訓

為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時政耳若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勲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諭時副所望僧碧等答興書曰葢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足其須有德而治天下是以古之明王審達性之難御悟任物之易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世晉國戴逵被褐於剡縣謝敷散髮於若耶葢以適賢之性為得賢也故上有明君下

有韋帶逸民之風垂訓於今矣今恒標等德非圓達分
在守節且少習元化伏膺佛道一性之誠心志匪席至
於敷演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啟悟童稚助化功德使物
識罪福則有濟若之益苟佛不虛言恒等有宏毘邪之
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法服將擢翠翅於寒條
之上曜扶渠於重冰之上斯誠陛下仁愛愷悌不世之
恩然超等眷眷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以維六
合恢九德之網以羅四海使元風扇於千載之前仁義

陶於萬世之後宇宙之外感純德以化寛九域之内肆
元津以逍遥匹夫無溝壑之怨嫠婦無停緯之歎此實
所以垂化海内所以仰頼愚謂恒標雖區區一分守所
見爲小異然故在羅網之内即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
亭佐治十二年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儀苟於時有補
袈裟之中亦有宏益何足復奪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
由抗節堯許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美斯乃古今之一
揆百代之同風且德非管仲不足華軒堂阜智非孔明

豈足三顧草廬頋陛下放既往之恩從其微志使上不失惠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而在箕潁之賓復見今日矣碧等庸近獻愚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僧碧等言與後頻復下書舉衆懇乞乃得寢恒因嘆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名進真道之累也遂與標去入琅琊山終世不出

僧肇

僧肇京兆人也家貧以傭書為業遂因繕寫歷觀經史

備盡典墳年及弱冠名振關中時競譽之徒千里負糧入關抗辨肇既才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滯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其鋒辨後羅什至關中肇自遠從之什嗟賞無已及什適長安肇亦隨入姚興命肇與僧叡俱入逍遥園助什詳定經論因著般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示什什讀之稱善復著涅槃無名論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論成之後上表於興曰肇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治天下

伏惟陛下睿哲欽明道與時會妙契寰中理無不統故能遊刃萬機宏道終日威被蒼生垂文作範所以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道也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渺茫希夷絶視聽之域幽致虛元非群情之所測肇以人微猥蒙國恩得閑居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衆經殊趣勝致非一然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為先但肇才識闇短雖屢蒙誨諭猶懷漠漠為竭愚懷亦如似有解然未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

諮證無所以為永恨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快其方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啟末俗一日過蒙答安成侯嵩問無為宗極頗涉涅槃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十演九折博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闚詣神心窮究遠當聊以擬議玄門班諭學徒耳若少參聖旨願勑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旨授與答旨慇懃備加讚述即勑令繕寫班諸子侄其為時所重如此肇又為羅什法師誄曰夫道不自宏

宏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待匠待匠故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有小成之運運在小成則靈津輟流期在高悟則元鋒可詣然能仁曠世期將千載時師邪心是非競起故使靈規潛逝徽緒殆亂爰有什法師者盖先覺之遺嗣也凝思大方馳懷高觀審釋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譪故乃奮迅神儀寓形季俗繼承洪緒為時城塹世之安寢則覺以大音時將晝昏乃朗以慧日思結頹綱於道消緝落緒於窮運故乘時以會錯枉以正一叩

則時無互鄉再擊則畏壘歸仁於斯時也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軍覆轍二想之玄既明一乘之奧亦顯是以端坐嶺東鸞馳八極恬愉弘諭思順九流大秦苻姚二大王師旅以延之斯仁王也心遊大覺之門形鎮萬化之上外揚羲和之風內盛弘法之術道契神交屈為形授公以宗匠不重則其道不尊故藴懐神實感而後動自公形應秦川若燭龍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曦和之出榑桑融治常道盡重玄之玄閑邪悟俗窮名教之美

言既適時理有圓會故辨不徒興道不虛唱斯乃法鼓重振於閻浮梵輪再轉於天地矣自非位超修成體精百鍊行藏應時其孰契於茲乎以要言之其為弘也隆於春陽其除患也厲於秋霜故巍巍乎蕩蕩乎無邊之高韻然隘運幽興若人云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甍矣大寺嗚呼哀哉道匠西傾靈軸東摧朗曦落曜寶岳崩頹六合晝昏迷駕九廻神關重閉三塗競開夜光可惜盲子可哀罔極之感人百其懐乃為誄曰先

覺登遐靈風緬邈通仙潛凝應真冲漠叢叢九流是非
競作悠悠盲子神根沉溺時無指南誰識冥度大人違
覺幽懷獨悟冲恬靜默挹此玄素應期秉運翔翼天路
既曰應運宜當時望受生秉利形標奇相襁褓俊遠齠
齓逸量思不再經悟不待匠投足八道遊神三向玄根
挺秀宏音遠唱又以抗節忽棄榮俗從容道門尊尚素
朴有典斯尋有妙斯錄弘無自替宗無擬族霜結如冰
神安如岳外迹彌高內朗彌足恢恢高韻可模可因愔

愔冲懷惟妙惟真静以通元動以應人言為世寳默為時珍華風既立二教亦賓誰謂道消元化元新自公之覺道無不宏靈風遐扇逸響高騰廓兹大方然斯慧燈道音始唱俗網以崩癡根彌拔上善彌增人之寓俗其徒無方統斯群有紐兹頽綱順以四恩降以慧霜如彼維摩迹參城坊形雖圓應神冲帝鄉来教雖妙何足以臧偉哉大人振隆圓德標此名相顯彼冲默通以衆妙約以元則方隆般若以應天北如何運邅幽里冥克天

路誰通三途誰塞嗚呼哀哉至人無為而無不為擁網遐籠長途遠羈紲思下釣客旅上搞恂恂善誘肅肅風馳道能易俗化能移時奈何昊天摧此靈規至真既往一道莫施天人哀泣悲慟靈祇嗚呼哀哉公之云亡時惟百六道匠韜斤梵輪摧軸朝陽頹景瓊岳顛覆宇宙晝昏時喪道目哀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感我增摧衂嗚呼哀哉昔吾一時曾遊仁川遵其餘波纂承虛玄用之無窮鑽之彌堅躍日絕塵思加數年微情未叙已

隨化遷如可贖兮貿之以千時無可待命無可延惟身惟人靡憑靡緣馳懐罔極情悲昊天嗚呼哀哉肇以秦弘始十六年卒於長安是晉義煕十年也

道融

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内外經典無不綜覽聞羅什在關中負笈往從什見而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釋子興引見嘆異勅入逍遥園參正詳譯又命融講新法華什自聽之乃嘆曰佛法之興融其

人也俄而獅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莫不披誦為外道之宗聞什在關中乃謂其徒曰寧可使什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土遂馱其書至乞與僧辨論時興見其口眼便辟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啟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今請與秦僧捔其辯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興許之關中沙門相視缺然莫敢與抗什謂融曰子可以當之融顧外道經書未讀乃密使人錄其所讀書目一覽即誦克日議論興亦自出公

卿皆集融與婆羅門擬相酬答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能博觀為誇融乃數其書并秦地經史三倍之一什乘勝嘲曰卿乃未聞秦有博學者乎敢輕遠來於是婆羅門慚服旬日而去

佛陀耶舍

佛陀耶舍罽賓人來入沙勒國羅什初從受學甚相尊敬什既隨母還龜茲頃之沙勒國王死太子即位時苻堅遣吕光西伐龜茲龜茲王求救於沙勒沙勒自率兵

救之留耶舍輔太子委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
王歸具說羅什為光所執舍乃嘆曰我與羅什相遇雖
久未盡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東適龜茲
什在姑臧遣使要之舍裹糧而往行至姑臧什已入長
安聞興逼以宮女歎曰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刺乎什
聞其至姑臧勸興往迎興不納乃命什譯出經藏什曰
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
唯佛陀耶舍深遠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

然後着筆使徽言不墜取信千載興從之遣使招迎厚加贈遺舍皆不受乃笑曰明吉既降便應馳驛副禮越待士之勤脫如羅什見禮則未敢聞命高僧傳作則貧道當在北山北矣使還具說興歎其幾慎欽佇不已復遣使盡禮徵之方至長安興自出郊迎別立精舍於逍遥園中供設如王者舍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於是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尚未操筆舍既至共相參決辭理方足舍為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毗婆

沙衣鉢卧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興為貨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徳律司隷校尉姚爽請令出之疑其遺謬乃試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一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强記後辭還罽賓

曇無成

曇無成本姓馬字季長扶風人也家世避難移居黄龍年十三出家履素清正神悟絶倫聞羅什在關中負笈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彌何能遠來答曰聞道而來什

大喜之言之於興興謂之曰馬季長碩學高明素矯當世法師故當不爾答曰以道伏心為除此過興甚異之

知姚祚將亡關中危亂先逍迹於淮南中寺

道碧

道碧姓傅氏北地濘陽人奉律精苦為興所重自羅什入關僧尼萬數頗多愆濫興甚患之曰凡夫學僧未加苦忍安得無過過而將極過遂多矣宜立僧正以清大望因下詔曰大法東遷於今為極僧尼寖多宜設綱領

宣授遠規以濟頽緒䂮法師早有學誼晚以德稱可為國内僧正給輿吏力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又以僧遷禪惠為悦衆以法歛惠斌為僧録班秩有差尋加親信仗身白從各三十人

僧叡

僧叡魏郡長樂人也自少出家年二十博通經論遂有盛名及從羅什受業妙悟絶倫泰司徒嵩深相禮重興嘗問嵩曰叡公誰可比嵩曰實鄴衛之松柏一云未見歸宿及

朝會公卿大集觀其才器㪍風神散徹一云風韻窪隆含吐彬蔚興大悅即勑給俸卹吏力人輿興後謂嵩曰乃四海之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㪍講成實論什曰此諍論中有七處文破毘雲子能辨乎㪍舉以應問皆當其意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復何恨焉

覺賢即梵言佛䭾䟦陀羅

覺賢天竺人弘始八年至長安羅什倒屣迎之恨相見之遲論議多所發明賢曰公所譯未出人意乃有高名

何耶什曰吾以年運已往為學者妄相粉飾公雷同以為高可乎遂與賢決未了義彌增崇敬泓為太子時延至東宮對什論法什曰法云何空答曰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色即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沙門曇寶譯出此語不省其意啓謂賢所計微塵是常更申請之賢曰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是空矣寧當言不破一微乎與時專尚玄化沙門出入

宮闕者數千唯賢不與衆同隤然而已偶謂弟子曰昨見天竺五舶俱發今應至矣又其徒自言得初果僧正道䂮曰佛不許自言所得法五舶之論何所窮詰弟子輕言狂惑於律有違義不同處渡江而去興聞其去謂道恒曰覺賢沙門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勑令追之賢謂使者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竟入匡廬山云

法明 梵言曇摩耶舍

法明罽賓人少而好學為弗若多羅所知及長氣幹高

爽神識明悟與衆不羣博覽經典潛思八禪遊心七覺時人方之浮頭婆䭾孤行山澤不避虎兕晉隆安中至廣州住白沙寺善誦毘婆沙律咸稱為大毘婆沙時年已八十五徒衆八十五人晉故丹陽尹顏峻女法宏交州刺史張牧女普明諮受佛法法明為說佛生緣起并為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秦弘始中入長安興時甚崇佛法法明既至深加禮異會有天竺沙門曇摩掘多亦入關中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共出舍利弗阿毘曇弘始

九年初書梵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凡二十二卷太子泓親管理味沙門道標為之作序

弗若多羅

弗若多羅罽賓人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專精律部為外國師宗咸敬異之弘始初至關中興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崇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闡多羅既善斯部共推譯之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沙門數百人於長安城中寺誦出十誦梵本羅什

譯為晉文二分獲一而多羅奄逝會沙門曇摩流支亦善毘尼匡山遠公聞之而喜走書關中勸支出其律足成之支乃與什續而終焉律義大備自此而始

法羽

法羽冀州人慧始弟子也始立行精苦修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供養孔始中與叔父晉王緒時鎮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多方何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志既堅即服香油

以布纏體誦舍身呪以火自燎

法智

法智白衣時獨行大澤中忽遇猛火四起走路巳絶便禮誦觀世音俄而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遺莖唯智所容身處不燒遂敬奉大法後為與將從征魏軍退失馬墜羌園中隱溝邊叢棘以自蔽徒念觀世音心甚切至隔溝人遥喚後軍指令殺之軍過搜覔竟無見者得免於難

賀僧

沙門賀僧者不知何許人亦莫知其所從来自云遊歷五郡齋戒奉道為百姓說吉凶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興常朝群臣於太極殿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之及興死泓立僧謂泓曰宜潔掃一馬廐開屋說大柳有冀馬其大非常自遠來天所送矣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三

南燕録一

慕容德

慕容德字元明皝之少子也皝每對諸宫人言婦人懷孕夢日入懷必生貴子德母公孫夫人方娠夢日入其臍中獨喜而不敢言咸康二年晝寢而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

德為名年十二而皝薨哀毀過禮年十八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異額上有日月兩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博觀羣史性清慎多才藝以兄儁元璽初封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暐建熙初進號安北將軍改封范陽王入為魏尹加散騎常侍時秦苻堅跨據長安其將苻雙據陜以叛苻柳起兵袍罕將應之德勸暐乘釁討堅見暐傳言辭慷慨識者知其有遠畧暐竟不能用太史令黄泓善相謂德曰殿下相法當先為人臣然後為人君但

恐下官入地不得見殿下昇天耳德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報德兄垂甚罷異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罷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枋頭之役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垂奔苻堅德坐與垂善免官秦滅燕徙於長安及秦伐涼德請從征自效後堅以德為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堅以兵臨江淮垂請德為副乃拜奮威將軍堅之敗也與夫人張氏相失暐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暐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

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邇女器秦之喪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暐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暐曰笴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暐亦不納德乃從垂如鄴垂稱尊號以德為車騎大將軍司隷校尉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垂欲攻慕容永於長子惟德議與垂同後克之垂臨終敕太子寶曰鄴是舊都宜委范陽王寶

既嗣位拜為使持節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都罷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永康初魏將拓跋章後燕作拓跋儀攻鄴德遣南安王青等夜擊破之魏兵退次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别駕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

其地一不宜動也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也城郭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也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募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乃召青等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二萬與章圍鄴德遣參軍劉藻請救於秦并參母兄之問而秦師不至鄴中恟懼於是（二字一作青字）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為致死者會章盧

內相乖貳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擊德遣桂林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破章軍人心始固及魏師入中山寶出奔於薊開封公詳又僭稱偽號會劉藻自秦而至秦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先是姚興皇初中歲在丁酉於長安渭濵得赤玉璽上有文字曰天命燕至是而魯送之并圖讖秘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

昂沸中山頽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群臣議以詳僭號中山魏師盛於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群議乃止寶尋進德為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公侯牧守皆聽封拜兄子趙王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乗勝攻鄴鄴中雖糧儲素積然城大難固且人情恇懼不可以戰宜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聚兵積穀阻河自守伺釁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

勢不能久留不過抄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内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一舉取之河北庶可復也會兄子魯陽王和亦遣使勸德南徙德乃許之

元年春正月魏太祖既克中山遣衞王儀一作元儀率騎三萬攻鄴拔之遂入鄴城收其倉庫分賜將士德自鄴率衆四萬三千戸車二萬七千乘將徙滑臺遇風船沒水經註作既無舟楫魏兵垂至衆心惶懼議欲退保黎陽德不從其

夕流澌冰合遂於夜中南渡黎陽訖旦魏兵追至而冰亦潛消若有神焉鄴令韓範（一作軌）言於德曰光武渡滹沱河澌流（一作冰）自合大王濟河天橋自成靈命所扶徵兆已見德大悅遂改黎陽津為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於尾箕漳水得白玉其狀若璽趙王麟等九十八人上言令中土傾陷龍都蕭條趙魏遺黎鵠企皇澤伏願仰承俯順以係宗廟謹上皇帝尊號德許之令曰假順來議且以燕元故事統符行帝制而已於是德用兄垂

故事改永康三年稱元年大赦境内殊死已下署置百官拜趙王麟為司空領尚書令南海王法為中軍將軍慕輿抜為尚書左僕射丁通為尚書右僕射自餘文武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麟以為已瑞及此潛謀為亂事覺賜死二月魏廣川太守賀賴盧殺冀州刺史王輔驅勒守兵抄掠平陽頓邱諸郡遂南渡河奔附於德德以賴盧為并州刺史封廣寧王夏四月先是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中黄門令趙思告北地王鍾德之從弟也

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即時南征至乙連會長上作亂今失據來此王亟呼丞相奉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群臣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越一作奔亡民神曠主故勉從群議以繫衆心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為何如黄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縱横之時豈懦夫能濟嗣帝闇弱不能紹隆先統陛下若蹈匹婦之節

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況社稷其得血食乎何退讓之有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護曰嗣帝不達時宜委棄國都自取敗亡不堪多難亦已明矣昝蒯瞶出奔衛輙不納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猶可況以父拒子乎今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請為殿下馳往詗之德流涕遣護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實謀弒之初寶遣思詣鍾於後見採樵者言德已攝位稱制懼而北奔護至

無所見執思以歸德以思閑習典故欲留用之思曰昔關侯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榮寵(一作寵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貞節(貞一作微)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為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王倫之事思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猶慕龔君賓不生於莽世也德慚而斬之秋八月丙子晉南陽太守閭邱羨寧朔將軍鄧啓方

率衆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中軍將軍南海王法撫軍將軍魯陽王和等拒之啓方等敗績單馬走免德怒法不窮追斬其撫軍司馬靳瓌冬十月太極端門並就以張剛為材官將軍上方令時銅官令王瓚得古銅鍾四枚於山穴獻之列於太極殿前賜瓚爵關內侯一作關外侯

二年春三月秦苻登既為姚興所滅其弟廣帥部落三千來降德拜廣為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

并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招集亡命攻破北地
王鍾時德始都滑臺介於晉魏之間土無十城衆不過
萬鍾既敗走反側之徒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留魯陽王
和守滑臺自率衆討廣斬之先是寶之至黎陽也和長
史李辯勸和納寶和不從辯懼謀洩乃潛引晉軍至管
城冀德親帥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討
廣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魏求援於
行臺尚書和跋跋率輕騎自鄴赴之既至辯復悔之閉

門拒守歧使尚書郎鄧暉說之辯乃開門内歧歧悉收德宫人府庫時將士家屬悉在城内德聞之遣將士三千騎攻歧歧率衆迎擊騎兵敗績歧又擊破桂陽王鎮俘斬虜獲千餘人陳潁之民多附於魏德欲攻滑臺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向也魏為客吾為主人令也吾為客魏為主人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為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雲斬李辯率將士

家屬二萬餘口自滑臺出奔於德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依計將安出給事黄門侍郎中書令張華進曰彭城楚之舊都阻山帶河一作川地險人殷可攻而取之以為基本北地王鍾慕輿護封逞韓諄等固勸攻滑臺尚書潘聰進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強秦此二國者未可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嶮且晉之舊鎮必拒王師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水路通

浚秋夏霖潦千里為湖乘舟而戰者我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右有山河之固左有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豪傑蓄志以俟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城者曹嶷之所營山形險峻足為帝王之都辟閭渾昔為燕臣後負國恩勒兵潛據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彼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服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

釁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内也德猶豫未決齊州沙
門僧朗素善占候德因使牙門蘓撫訪其所適朗報曰
山野絶俗之士不應預聞朝議但有待之累非有托無
以立陛下令即聞之檀越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
興邦之策矣且今歲之初彗星起於奎婁遂掃虚危彗
者除舊更新之象奎婁為魯之分野虚危為齊之分野
宜先定兖州廵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此
天道也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衆庚戌

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曰何其促乎朗曰卦兆然也豈關人哉撫不敢言以吉還報德大悅三月德引師而南五月入薛城兗州北鄙諸郡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秋八月德遣使諭幽州刺史齊郡太守辟閭渾欲下之渾不從遣北地王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戶自琅邪引兵而北迎者四萬餘人以南海王法為兗州刺史鎮梁父進克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退

以潘聰為徐州刺史鎮莒城北地王鍾傳檄青州諸郡
曰隆替有時義列昝經困艱啓聖事彰中籙是以宣王
龍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絶漢斯蓋歷數大期帝王之
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
逆賊辟閭渾父蔚昝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絶
凶命渾於覆巢之下得蒙全卵之施曽微犬馬識養之
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剥黎元
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邱暫阻王畧故

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廵省岱宗問罪齊魯笞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師討步克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異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桓突騎三河猛士奮劔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於奴隸近則曹嶷跋扈見禽於後趙段龕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

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首者賞同佐命脫屣機不發必玉石俱摧先是蘭汗之亂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渾表為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乃出降德大喜曰朕平青州不以為慶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渾聞德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誕率千餘人戍薄荀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誕豁承檄皆遣子來降渾懼攜妻子奔魏德遣射聲校尉劉剛追斬

於莒城渾少子道秀自詣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
而子能孝特赦之殺其參軍張瑛德遂入廣固是年德
為僧朗建神通寺於齊州仍遺書於朗曰敬問太山朗
和尚遭家多難災禍屢臻昝在建興王室西越賴武王
中興神武御世大啓東夏拯拔區域遐邇蒙蘇天下幸
甚天未忘災武王即晏永康之始東傾西蕩京華搢越
每思靈闕屏營飲淚朕以寡德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
承大統幸和尚大恩神祇盖護今使使者送絹百疋并

假東齊王奉高山茌二縣封給書不盡意稱朕心焉朗荅書曰陛下龍飛統御百國天地融溢皇澤載賴善逢高鑒惠濟黔首蕩平之期何憂不一陛下信向三寶恩旨殊隆貧道味静深山豈臨此位且領民户興造靈剎所崇像福冥報有歸

建平元年春正月癸酉德定都於廣固遂以晉隆安四年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為建平元年又詔曰漢宣憫吏民犯諱故改名朕今增一備

字以為二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於是更名備德叙賞其下有差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追謚燕王暐曰幽皇帝以北地王鍾為司徒慕輿拔為司空封孚為左僕射慕輿護為右僕射遣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立妻段氏為皇后建立學宮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餘人為太學生每月朔親臨試之作申池以為遊戲是年造刀四口銘其背曰建平隸書

建平二年冬十月徐州刺史潘聰青州刺史鞠仲來朝讌於建賢殿酒酣笑謂群臣曰朕雖薄德恭己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主少康光武之儔也備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疋仲以賜多為讓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耶卿飾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範絹五十

足自是昌言競進直士盈朝矣備德遣從事中郎杜宏如長安問母兄消息詳具宏傳

建平三年春三月備德如齊城登營邱望見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備德悅之遂以謨從

至漢城夏四月以太守祀漢城陽景王廟譙度老於申
池北登社首山東望㟮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
悽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譙以齊之山川邱陵賢哲舊事
譙歷對詳辯書地成圖備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治於
商山置監官於烏常澤以廣軍國之資
建平四年春二月夜地震在棲之雞皆驚擾飛散三月
備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備德號慟吐
血因而寢疾動經旬餘幾於不振會前尚書右丞孫默

一作曹點 自冀州來奔以白酒解之乃瘳拜點為御史中丞封永熙侯是時司隸校尉慕容達因之謀反遣牙門皇璆率衆攻端門殿中帥一作師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黄門孫進扶備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宫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備德入宫誅赤眉等達懼而奔魏夏四月南海王法及魏師戰於濟北之標榆谷魏師敗績五月初備德僑遷徙之民使之長復不役民緣此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以避課役尚書韓諄上疏曰二寇

逋誅國恥未雪關西為豺狼之藪揚越為鴟鴞之林二京社稷鞠為邱墟四祖園陵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憾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畧未振是使長蛇弗剪封豕假息人懐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嵗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氓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於營邱難以經措於秦越令群凶僭逆實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量虛實大校成

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爲雪恥討寇之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戸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懼燻燒公避課役擅爲姦宄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甿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冀禪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悅綰之害所不辭也備德從之遣車騎將軍桂陽王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諱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

書廵郡縣隱實得蔭户五萬八千諄公廉正直所在野
次人不擾害備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讌登高
遠矚顧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
接慎一作梓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
佩長劔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
章俛仰則邱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穨墳氣消烟滅永
言千載能不依然邃荅曰昔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
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

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秋九月高雅之等表請伐桓玄先是玄將行簒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寧朔將軍（一作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竝內不自安皆奔於備德至是雅之等言於備德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中書侍郎韓諱（載記作韓範）亦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畧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或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伸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

晉國内難七載於茲桓玄簒逆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無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旗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以西幷强秦北抗大魏拓境開疆保寧社稷正在今日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起梟除桓玄更修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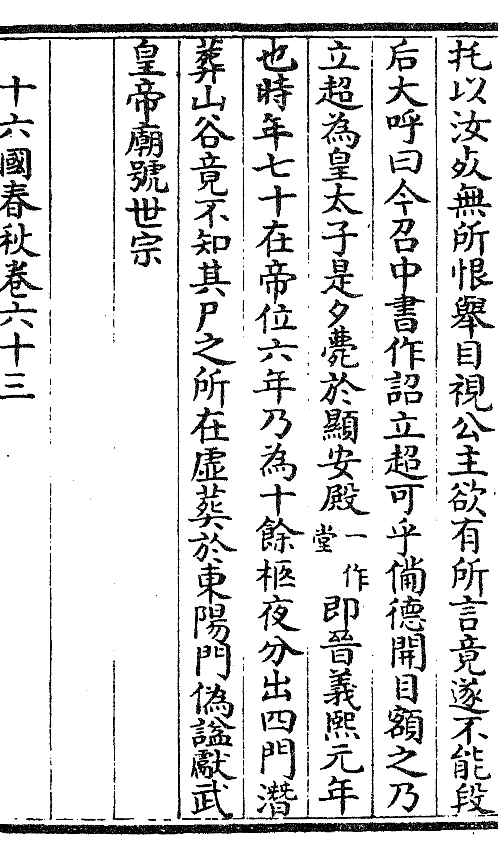
政遐邇既寧物無異望豈惟建康難屠江北亦不可冀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何及惟陛下覽之備德曰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墟穢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昝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況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俟釁為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掃除逋孽然後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日之事其令公卿詳

議之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
步兵三十七萬馬騎一作鐵騎五萬三千疋車一萬七千乘
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備德登高望
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
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慚昔人
也雅之等頓首荅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
亡繼絶實在聖時雖則萬隕何以上報
建平五年春三月備德以劉軌為司空甚寵任之劉敬

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九土服之既覺喜曰九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遂與高雅之結青州大姓諸省封及鮮卑豪帥免逵謀殺備德推司馬休之為主克日垂發雅之欲邀軌同謀敬宣曰劉公衰老吾觀其有安齊之志必不動不可告也雅之以為不然卒告軌軌果不從謀頗泄乃相與殺軌南奔雅之為追騎所執殺之敬宣與休之至淮泗間遂歸劉裕備德聞桓玄敗乃以桂陽王鎮為前將軍北地王鍾為大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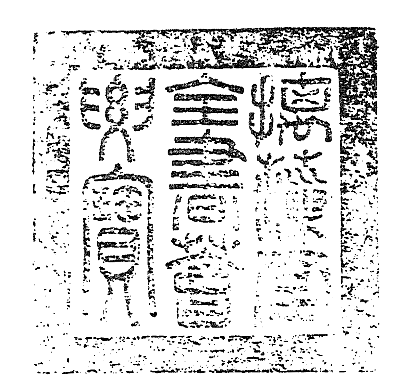
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克期欲取江南會備德寢疾
於是罷兵
建平六年夏四月先是備德迎其兄子超於長安超潛
變姓名逃歸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
南海王法法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今安知非此
類也乃不禮之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出迎及至
封為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秋九月汝
水忽竭水經註作女水水有神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備德甚惡之冬十一

月備德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長短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是夜備德夢其父謂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敕觀此夢意吾將死矣戊午引見群臣於東陽殿議立超超為皇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驚恐寢亂越失位備德亦不自安輿輦還宮至夜其疾益甚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子為人後者人爵二級乃執超手曰若得至曉更見公卿顧



托以汝父無所恨舉目視公主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呼曰今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儁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為皇太子是夕薨於顯安殿一作堂即晉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在帝位六年乃為十餘柩夜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虛葬於東陽門偽謚獻武皇帝廟號世宗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三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

謄録監生臣任穎